

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卷5期（2011）

19 世纪的科学、幻想与骗局

——1835 年“月亮骗局”之科学史解读

穆蕴秋¹ 江晓原²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200030）

摘要：本文先对 1835 年纽约《太阳报》制造的“月亮骗局”的发生过程及其影响进行历史考察，再依据历史文献深入探讨了此事背后的科学渊源，在此基础上对此事进行科学史视角的新解读。作者认为，此事虽然是一次以“科学”名义设置的骗局，但更重要的却是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科学和幻想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月亮骗局；太阳报；约翰·赫歇耳；科学幻想

一、绪言

1834 年 1 月，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 1792~1871）赴南非好望角，在当地一个叫费赫森的小镇附件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对整个南天星空进行观测。

由于约翰·赫歇耳成就卓著的父亲——威廉·赫歇耳（Sir William Herschel 1738~1822），已经奠定了赫歇耳家族在欧洲天文学界响当当的名头，小赫歇耳的这次远征考察活动在当时广为人知。但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纽约《太阳报》（*The Sun*）在 1835 年制造的一场骗局中最理想的利用对象。^[1]

这场骗局后来也被称为“月亮骗局（moon hoax）”，在西方广为流传。有相当多数量的文章和书籍已作过介绍，其中代表性的有：美国作家艾伦·坡（Allen Poe, 1809~1849）的《理查·亚当斯·洛克》（*Richard Adams Locke*）^[2]，威廉·格雷戈斯（William Griggs）的《广为人知的“月亮故事”》（*The Celebrated “Moon Story”*）^[3]，弗兰克·奥伯里恩（Frank O'Brien）的《纽约〈太阳报〉传奇：1833~1918 年》（*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18*）^[4]，里维斯（Gibson Reaves）的《1835 年的月亮大骗局》（*The Great Moon Hoax of 1835*）^[5]，大卫·埃文斯（David Evans）的《月亮大骗局》（*The Great Moon Hoax*）^[6]，迈克·克罗（Michael Crowe）的《地外生命争论：1750-1900》（*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1750-1900*）等等。^[7]

但是，这些论著对“月亮骗局”或只作了零散的初步讨论，或只把这一事件当成趣闻来介绍，并没有注意到此事背后的科学渊源，也未能对这一事件所包含的丰富的科学文化含义做出细致深入的系统考察和分析。

¹ 穆蕴秋（1980~），女，云南昆明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

² 江晓原（1955~），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

二 “月亮骗局” 的发生过程

1835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纽约《太阳报》在第二版上刊登了一条看似不怎么起眼的简讯：

天上的发现——来自爱丁堡的杂志报道——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一位著名的出版人处得知，约翰·赫歇耳，通过一架自制的大型望远镜，在好望角获得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天文发现。

此后几天，《太阳报》上再没出现与此有关的任何消息。直到 8 月 25 日（8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太阳报》头版以连载方式刊登了一篇长文，它的大标题非常醒目：

约翰·赫歇耳先生在非洲好望角刚刚获得伟大的天文发现【来自《爱丁堡科学杂志副刊》】

作者在文章开篇，列出了约翰·赫歇耳“显然是利用基于新原理之上制成的广角望远镜，所获得的多项有冲击力的天文学新发现”。这些惊人的新发现包括：“从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上都获得了非凡的发现；给出了一种全新的彗星解释理论；发现了其它太阳系行星；解决修正了数理天文学上几乎每一个重要难题”。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成果，莫过于约翰·赫歇耳“用望远镜把月亮上的物体拉近到类似我们看一百码之外的物体那么近，非常确切无疑地解决了地球这颗卫星是否适宜居住的问题”。

接下去很长的篇幅，主要是对约翰·赫歇耳获得“月亮新发现”、“直径达 24 英尺、重达 15,000 磅、放大倍数为 42,000 倍”的望远镜的详细介绍。

经过一番精心的铺垫之后，读者在之后题为“月亮新发现”的部分中，终于看到了约翰·赫歇耳通过他的巨型望远镜，从月亮表面获得了一些怎样惊人的发现。按照文章中的说法，约翰·赫歇耳的观测始于 1835 年 1 月 10 日，这天晚上当他把望远镜指向月亮时，他看到了各种月亮植被和成群结队的棕色四足动物。

随后从 8 月 27 日到 31 日，《太阳报》对赫歇耳的月亮新发现进行了四天的连载（30 日是星期天，报馆休业一天）。其中 8 月 28 日这一天刊载的内容，更是把整个事件推向了高潮，其中提到，约翰·赫歇耳在月亮临近东部边缘的郎格尔努斯区域位置，看到了有智慧的月亮生命。

文章对月球智慧生命体的各项外貌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描绘，其中特别提到，它们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长着像蝙蝠一样的翅膀”，翅膀“由一层半透明的薄膜组成，这层隔膜从肩膀延伸到腿部的部位，整块覆盖在上面，幅度逐渐递减”，而且，翅膀看来完全可以由它们的意志自由支配，在水中的时候，它们很敏捷地把翅膀全部打开，出水的时候，它们会像鸭子一样抖落水滴，然后很快收拢闭合。

《太阳报》上这篇精心伪造的文章，除约翰·赫歇耳正在南非进行观测确有其事之外，其它内容全为子虚乌有。文章的始作俑者，是《太阳报》一位名叫理查·亚当斯·洛克（Richard Adams Locke, 1800~1871）的记者。

好奇心被挑动起来的大多数读者，注意力已完全被月亮新发现的内容所吸引，根本没想到要去辨识真伪。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甚至连耶鲁大学的几位天文学教授也上当了。^[8]爱伦·坡后来回忆起“月亮骗局”也提到，弗吉尼亚学院的一位资深数学教授很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对整个事件一点都不怀疑。^[9]

三、骗局败露，《太阳报》却并无苦果

《太阳报》凭借月亮新发现故事，获得了巨大的发行量，仅在一周时间内，就窜升为美国报业界一颗新星。“月亮骗局”成为了足以载入《太阳报》发展史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奥伯里恩在1918年出版的《纽约〈太阳报〉传奇：1833~1918年》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记述“月亮故事”为《太阳报》所带来的巨大影响。^[10]

其中提到，8月28日所刊登的那篇描写约翰·赫歇耳观测到“像蝙蝠一样的月亮人”的文章，使《太阳报》当天的总发行量达到19,360份——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Times*)，这一天的总发行量是17,000份。为了满足大众持续高涨的阅读热情，报社印刷部的双筒印刷机连续不停地工作了十个小时。由于报纸连续脱销，为了能读到《太阳报》上这篇关于“月亮人”的文章，很多人怀着极大的耐心一直等候到下午三点钟。

在《太阳报》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它的竞争对手们对此事的反应却不太相同。《商业广告报》(*The Mercantile Advertiser*)知道它那些高品位的商业人士读者群，不大可能会去《太阳报》这种低端报纸上阅读到和月亮新发现有关的事情，所以对原文进行了全文转载，发行量也随之大增。《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泰晤士报》和纽约《星期天新闻报》(*Sunday News*)，也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评论说，《太阳报》所登载的这些令人惊讶的月亮新发现，有可能是真实的。

而《信使问询报》(*The Courier and Enquirer*)，《商业杂志》(*Journal of Commerce*)，以及刚刚开张四个月《先驱报》(*The Herald*)，对《太阳报》取得的成功满怀嫉妒，它们都不约而同对月亮故事只字未提。不过，在巨大发行量的诱惑之下，《商业杂志》决定先放下自尊，转载《太阳报》的月亮新发现故事。正在这个时候，洛克——有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向他的一位旧友，《商业杂志》的一位抄写员，透露了整件事情的秘密，说所谓的月亮新发现，其实全是出自他本人笔下。很快，《商业杂志》向外界宣布，这是一场骗局。《先驱报》也紧随其后曝光了此事，并指出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洛克。

在《太阳报》的竞争对手们等待观看《太阳报》怎样尴尬收场时，《太阳报》却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两周后的9月16日，才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回应。^[11]

文章没有对整个事件表示出任何歉意和不安，而是以无辜的语气说，大多数不想轻率把整个故事当成一场骗局的人，不吝惜满怀热情对此表示赞赏，他们不仅乐意称它为智慧和天才的杰作，而且也乐见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它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苦涩的现实中，从废除奴隶制的争斗中，稍稍解脱出来了一会儿。”

对于造成的所谓“误解”，文章辩解说，虚构的月亮新发现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机智的小故事”，或是“对国家的政治出版机构，以及各种派别的党政编辑负责人令人厌恶行为的一种有针对性的嘲讽”，但它拒绝承认这是一场骗局。

文章最后建议让读者自己去解读这个故事，同时也不忘稍带讥讽一下它的对手：“许多明智的科学人士相信它是真实的，他们至死都会坚信这一点；而持怀疑观点的人们，即使让他们身处赫歇耳先生的天文台，也仍然是麻木不仁。”

《太阳报》居然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化解尴尬局面，而令它的对手意想不到的，公众在知道“月亮新发现”是一场骗局后，并没有因此拒斥它，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太阳报》把“月亮故事”连载文章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小册子除了在美国国内畅销，还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迅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瑞

典、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传播开来。

一场骗局为什么竟会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后果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那个时代科学与幻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骗局背后的科学渊源

在有关“月亮骗局”的历史文献中，威廉·格雷戈斯 1852 年出版的小册子《广为人知的“月亮故事”》值得重点关注。关于格雷戈斯其人我们现在所知甚少，但他留下的这本小册子却成为人们了解当年这场“月亮骗局”的一本重要参考文献。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月亮骗局”事件的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是《太阳报》“月亮新发现”的原文。这部分内容无疑大大便利了后来的研究者，因为对多数人而言，要读到《太阳报》1835 年报纸上的连载原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部分是格雷戈斯所写的一篇附录，内容是对月亮基本天文知识的一些介绍。

其中第一部分内容，可能是目前所见对“月亮骗局”事件背景最早进行考察的文献。格雷戈斯特别注意到了“月亮故事”文章标题上出现的“《爱丁堡科学杂志副刊》(Supplement to the 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这是一份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刊物，但格雷戈斯认为它与当时的另一份科学刊物——《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之间，其实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因为，如果把“副刊”两字拿掉，就正好是《爱丁堡科学杂志》(The 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而该杂志正好是《爱丁堡新哲学杂志》(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的前身。^{[12][13]}

1826 年 10 月，《爱丁堡新哲学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标题名为《月亮和它的居住者》(The Moon and its Inhabitants)的匿名短文。格雷戈斯推断，正是这篇短文激发了洛克写作“月亮故事”的灵感来源。^[14]

匿名短文由两段内容组成，第一段是奥伯斯(Heinrich Wilhelm Olbers, 1758~1840)和格鲁伊图伊森(Franz von Gruithuisen, 1774~1852)等几位科学人士的月亮世界观点：

奥伯斯认为，有理性的生命居住在月亮上，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它的表面被或茂盛或稀疏的植被覆盖着，不过这种植被和地球上的是完全不同的。格鲁伊图伊森坚持，他用自己的望远镜，观测到了月亮上被月亮人所建造的雄伟的人工建筑；最近，另一位观测者则宣称，通过实际观测，他发现月亮上存在巨大的建筑。诺埃格拉特(Nöggerath)^[15]，一位地理学家，尽管没有对格鲁伊图伊森的这些描述的准确性进行否定，但坚持所有这些现象都应该是月球表面所呈现出的巨大的沟壑。

相较而言，第二段内容则相当惊人，它谈及了数学家高斯(Karl F. Gauss, 1777~1855)设想的和“月亮居民”进行交流的具体方案：

格鲁伊图伊森在一次和伟大的数学家高斯交谈的过程中，描述了他所观测到的月亮上的一些规则的轮廓，谈到了月亮居民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他说，在交谈中他记得高斯回忆说，相关的想法在许多年前他就和齐默曼(Zimmerman)^[16]交流过了。他的想法是计划在西伯利亚平原建造一个几何图形，因为他认为，要和月亮上的居民进行交流，唯有通过这种我们和他们所共有的数学方法和思想才能开始。月亮上巨大的环形空洞被一些人认为是月球火山喷发的留下的坑洞，但是它们在形状和构造上和火山坑又大不相同，不过现在很多人的看法是，那是巨大的环形山谷。

当时的另一本杂志《哲学年鉴》(*Annals of Philosophy*), 在 12 月份全文转载了《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的这篇短文, 文末附评论说:

以上是出现在科学智慧版上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片段, 这是一个小测验, 还是说, 格鲁伊图伊森和另一个观测者诺埃格拉特, 都彻底疯掉了? 至于格鲁伊图伊森和高斯两人之间的所谓谈话, 我们推断, 后者一定是在有意窃笑前者的奇怪想法。^[17]

当代科学史家迈克·克罗后来对此进行了专门考察, 认为《哲学年鉴》结尾的这段解读并不准确, 因为高斯早年的几封通信就已涉及过相关话题。1822 年 3 月 25 日, 高斯在给奥伯斯的一封信中, 曾提议了一种同“月亮居民”进行交流的方法:

分别用 100 块镜子, 每个面积是 16 平方英尺……拼接而成后, 这块巨大的镜子就能把日光反射到月亮上……如果我们能和月亮上的邻居取得联系的话, 这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要伟大得多。^[18]

1824 年 6 月 22 日, 奥伯斯在给高斯的信中对格鲁伊图伊森的想象力表示了赞赏:

你看到了格鲁伊图伊森的月亮图画了吗? 上面画有月亮城, 林荫大道和马路。人类的想象力是非凡的。他所描绘的一座城市, 即使和我们的城市并不相同, 但的确值得注意, 否则我没有理由相信, 他的画是正确的。^[19]

发生在当时几位著名科学人士之间的这段不太寻常的关于月亮生命的谈话内容, 被《爱丁堡新哲学杂志》刊登出来后, 曾引起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关注。其中像德国柯尼斯堡大学(Königsberg University)天文台台长弗里德里希·贝塞耳(Friedrich W. Bessel, 1784~1846)对高斯等人关于月亮生命的探讨就很不以为然。在 1834 年一次关于天体物理属性的演讲中, 贝塞耳对月亮上存在居民的想法进行了反驳:

尽管所有合理的证据都表明(月亮上不能存在大气), 但为什么一些人还希望断言月亮上存在大气? 这的确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因为它立刻就会击碎许多人认为月亮可以居住和具备人们居住条件的美好梦想。……月亮上没有空气, 也就不会有水; 在缺乏大气压的情形下, 液态水会全部挥发掉; 如此一来, 自然也没有火; 而没有空气, 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被点燃。^[2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参与以上讨论的几位人士都是科学历史上的知名人物——高斯的名头早已家喻户晓, 奥伯斯以观测彗星和小行星知名(著名的“奥伯斯佯谬”以他的名字命名), 贝塞尔则是第一位通过视差方法测定恒星(天鹅座 61 号星)距离的天文学家。他们对月亮是否存在生命这一“另类课题”的讨论, 以文本方式保留下来后, 被大众(其中包括像洛克这样的人)所了解, 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 匿名短文第一段中谈及的月亮上的“有理性的生命”、“植被”、“人工建筑”等等, 也确实可以和《太阳报》“月亮故事”中的内容对应起来。

应该补充的是, 在“月亮骗局”之前, 月球幻想文学作品从相关科学探索结论中借用创作素材的做法, 已有过先例。一个较近的例子, 是爱伦·坡在 1835 年稍早时候发表的月亮幻想故事《汉斯·普法尔历险记》(*Hans Pfaall*)。小说讲述一位名叫汉斯·普法尔的人, 乘坐自制的气球飞行器, 经过 19 天的旅行到达月球的故事。按照爱伦·坡的说法, 他最初打算写这篇月亮故事的想法, 是来自 1835 年春天《哈珀周刊》(*Harpers*)刊载的约翰·赫歇耳的《天文学专论》(*Treatise on Astronomy*, 1835)一书中有一章关于月亮的内容。^[21]坡后来还严厉指控洛克的月亮新发现故事抄袭了他这篇小说的构想。

五、对“月亮骗局”之新的科学史解读

1838年，约翰·赫歇耳从好望角返回英国，他对整个南天星空进行的观测结果，最终出现在《1834~1838年间好望角天文观测结果》(*Results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34, 5, 6, 7, 8,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这本论著中。而在此期间，他本人对“月亮故事”究竟持何种态度，长期以来却不为人所知晓。

直到2001年5月，学者史蒂芬·路斯金(Steven Ruskin)在赫歇耳家族的私人档案馆中，找到约翰·赫歇耳在1836年8月21日就“月亮骗局”事件写给伦敦《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杂志的一封公开澄清信，此事才被人们所了解。赫歇耳在信中颇为无奈地表达了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但不知何故，他最终却没有把信寄出。这封信后来被路斯金全文发表在《天文学史杂志》(*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上。^[22]

除了当事人约翰·赫歇耳的回应，苏格兰本土著名科学作家托马斯·迪克(Thomas Dick 1774~1857)在他1838年出版的《天空图景》(*Celestial Scenery*)中也表达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迪克在书中严厉斥责了洛克，把其称为“骗子和说谎者”，并担忧大众以后对真正的科学发现会不再信任。^[23]此外，盖伊·丹宁顿(G. Dunnington)在高斯的传记中也谈到，高斯认为月亮骗局非常低俗，并把它看成是说明公众怎样容易受骗的一个例子。^[24]

事实上，把“月亮骗局”归结于作者“道德沦丧”或读者“轻信易骗”，都过于简单和肤浅了。这一事件包含的含义颇为丰富，我们至少可以尝试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读：

1、借用“科学”名义造假的经典骗局

“月亮故事”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除了让许多人士信以为真，还使得《太阳报》从此居身名报之列，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从另一层面展示了“科学”的威力——这是一出借用“科学”名义进行造假的经典骗局。

从“月亮故事”的整体布局——利用小赫歇耳远赴南非好望角进行天文观测作为契机，到开篇铺垫——对赫歇耳观测望远镜进行不厌其烦地介绍，再到正文中借用了和科学有关的若干要素——伪托出自天文权威的观测结果，背后隐含的科学探讨渊源，逼真的科学观测细节描写，流利的科学语言运用，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谋划者对这个道理了解得非常透彻：只有在科学的名义下，大众才会对“月亮新发现”深信不疑。

“月亮骗局”甚至成为了后来一些报刊所仿效的榜样。1869年11月30日，新西兰《北奥塔哥时报》(*North Otago Times*)曾如法炮制了一篇描述宾夕法尼亚大学某位天文学教授观测到太阳居民的小短文，不过并未引起什么反响。^[25]

2、体现科学与幻想密切互动关系的又一典型例证

1610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在《星际使者》(*The Sidereal Messenger*)一书中，宣布他1609年首次用望远镜发现了月亮环形山。^[26]这一发现和他随后陆续观测到的太阳黑子和金星相位的变化，共同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家们一直所宣扬的，月上区天体是完美无瑕的说教。

事实上，除此以外，伽利略的月亮观测结果还产生了另外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的影 响：首先，在此之后，一些科学人士——如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和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1629~1695年)等人，开始撰

写专门论著对月球适宜居住的可能性进行持续探讨；其次，与此相对应地，文学领域也开始出现大量以月球旅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而科学与幻想这两个领域在后来齐头并进的过程中，也一直是相互接壤的——科学探索有时从幻想那里获得灵感，幻想文本有时也从相关科学探索理论中借用创作“素材”。^[27]

类似本文前面考察的内容——奥伯斯、高斯、贝塞尔等著名人士对月球适宜居住可能性的讨论，在真实的科学历史上并不罕见，这种讨论其实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但是在正統的科学史语境中，却总是被当成奇思异想、不着边际的“错误”而过滤得干干净净。

至于《太阳报》连载的“月亮故事”，尽管出发点并不纯洁，但本身却是一篇纯粹的月亮幻想文学作品。而从它借用“科学”名义进行谋篇布局的整个过程来看，则是反映科学与幻想之间长期的密切互动关系的又一典型例证。

Science, Fiction and Hoax: The New Interpretation for the Great Moon Hoax of 1835 from the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U Yunqiu JIANG Xiaoyuan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 first ma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to the process and impact of "moon hoax" of 1835 on *The Sun*, then explored the origins of the science behind it in depth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By giving the new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aper concluded that "moon story" was not only a hoax in the name of "science", but also another example reflecting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fantasy.

KEY WORDS:

moon hoax, moon story, The Sun, John Herschel, science and fiction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N. Griggs (ed.). *The Celebrated "Moon Story"*. New York: Bunnell And Price. 1852.
- [2] Poe, Edgar Allan. "Richard Adams Locke," from "The Literati of New York City No. VI," *Godey's Lady's Book*. 1846-10. 159-162.
- [3] William N. Griggs (ed.). *The Celebrated "Moon Story"*. New York: Bunnell And Price. 1852.
- [4] O'Brien, Frank M. *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18*.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18.
- [5] Reaves, Gibson. *The Great Moon Hoax of 1835*. *The Griffith Observer*. 1954-11. XVII(11): 126-134.
- [6] Evans, David S. *The Great Moon Hoax*. *Sky and Telescope*. 1981-9. 196-198. 1981-10. 308-311.
- [7] Crowe, Michael J.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175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2-215.
- [8] O'Brien F. M. *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18*[M].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8. 85-86.
- [9] Poe E. A. *The Literati*[M]. New-York: J. S. Redfield, Clinton Hall, Nassau-Street. Boston: B. B. Mussey & Co. 1850. 126.
- [10] O'Brien F. M. *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18*[M].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8. 64-102.

-
- [11] O'Brien F. M. 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18[M].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8. 87-89.
- [12] William N. Griggs (ed.). The Celebrated "Moon Story" New York: Bunnell And Price. 1852.20.
- [13] 格雷戈斯把《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的这篇匿名文章，归于当时著名的科学作家托马斯·迪克(Thomas Dick)的名下。这应该是格雷戈斯的一个误解，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篇文章出自迪克之手。迪克在他的《天空图景》(Celestial Scenery)一书中，倒是从《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引用过这篇文章。参见：William N. Griggs (ed.). The Celebrated "Moon Story". New York: Bunnell And Price. 1852.4-6.
- [14] Thomas Dick, LL.D. Celestial Scenery [M]. New-York: Harper & Brothers, 82 Cliff-St . 1838, 273-274.
- [15] The Moon and its Inhabitants[J]. 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 1826-10, 1:389-390.
- [15] 此处指德国著名矿物学家、地理学家，约翰·雅各布诺·诺埃格拉特(Johann Jacob Nöggerath 1788-1877)。
- [16] 此处指的可能是德国地理学家、动物学家，艾伯赫·范·齐默曼(Eberhard von Zimmermann 1743 - 1815)。
- [17] Anonymous, The Moon and its Inhabitants[J]. Annals of Philosophy. 1826-12, 12:469-470.
- [18] Crowe, Michael J.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1750-1900[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7.
- [19] 此处转引自 Crowe, Michael J.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1750-190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6.
- [20] Bessel F. W. Heinrich Christian Schumacher .Populäre Vorlesungen über Wissenschaftliche Gegenstände[M]. Hamburg: Perthes-Besser & Mauke, 1848.68-93:81.
- [21] Poe E. A. The Literati[M]. New-York : J. S. Redfield, Clinton Hall, Nassau-Street. Boston : B. B. Mussey & Co. 1850. 121.
- [22] Ruskin S. W. A Newly-Discovered Letter of J. F. W. Herschel Concerning the "Great Moon Hoax"[J].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2002. 33(110): 71 - 74.
- [23] Thomas Dick, LL.D. Moon Hoax. Celestial Scenery; or, The Wonders or The Planetary System Displayed ; Illustrating the Perfections of Deity and a Plurality of Worlds[M]. New-York: Harper & Brothers, 82 Cliff-St . 1838, 272-273.
- [24] Dunnington G. W. Carl Frederick Gauss: Titan of Science(1955)[M]. Washington: The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4. 295.
- [25] The Sun Inhabited! [N].North Otago Times, Volume XIII, Issue 471, 1869-11-30, P3.
- [26] Galilei G. The Sidereal Messenger (1610) [M].London : Rivingtons.1880.15.
- [27] 穆蕴秋.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25.